



## 《月光不是光》侧记

安徽合肥 汪爱武

近日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陈仓散文集《月光不是光》喜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从“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”到“头顶三尺是远方，地下三尺是故乡”，昔日的青葱少年陈仓也已穰穰满仓。而深埋于心底的根，是故乡，成就了陈仓的灵魂；飘在头顶的白云，是远方，是父辈的期望，接纳了陈仓的身心。

“父亲苦巴巴地把我养大，希望我走出大山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距离就是我的出息，就是他的成就；距离又是我的乡思，又是他的孤独。”但故乡终究是回不去了，陈仓便想着把根扎在他乡，再造一个新故乡。

陈仓，曾用名陈元喜，陕西丹凤县人，70后诗人、作家，现为《生活周刊》主编。曾参加《诗刊》社第28届青春诗会。出版作品有诗集《诗上海》《艾的门》《醒神》、八卷本系列小说集“陈仓进城”、长篇小说《后土寺》《止痛药》《预言家》《动物忧伤》、中篇小说

集《地下三尺》《上海别录》《再见白素贞》。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广泛转载，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文学排行榜，数十次入选各类年度优秀作品集，诗歌十余首入选大学教材或中外文试卷。

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三届中国星星新诗奖、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、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、第三届三毛散文奖、第二届《广州文艺》都市小说双年奖、《小说选刊》(2014~2015)双年奖、2021年度广西文学奖、英国2021年度斯蒂芬·斯彭德(Stephen Spender)翻译诗歌奖，以及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2016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等各类文学奖项三十余次。

陈仓的散文集《月光不是光》用七篇大散文串联起对根的回忆：以浓烈的笔墨沉浸父兄们微薄的生活、对土地的眷恋以及深藏于他们骨子里的智慧与善良；以质朴之心，温暖人性、照亮人心。

《我有一棵树》：“父亲曾经说，他下辈子既不想上天，也不想入地，只想做一棵树。种树是父亲一个人的宗教，他虽为人，却早已经修成了树。”讲述了一个农民、一个村庄和形形色色的树木之间的命运纠葛的故事。

《哥哥的遗产》：19岁的哥哥在危急时刻救了我，“我”活了，他死了。哥哥一条命换来了800块钱的赔偿，当时值16克金子，如今值3克金子。“我”把3克重的哥哥一直储存在心里。

《拯救老父亲》：有人说，一个土农民，多活两年没有意义；有人算笔账，父亲一辈子积攒了六万块钱，为了看病花光了，父亲的一生不就被抵消了吗？医生说，赶紧拉回家准备后事吧。但是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因为父亲活着，故乡就是活着的，那片土地就是活着的……

《父亲的风月》：描绘出一个农民父亲进城以后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《月光不是光》：描写的是进城打工者带着孩子回乡寻根的时候发现，农村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的故事。作品反映出脱贫攻坚的征途中，农村的巨大变化给远离故乡、重返故乡的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震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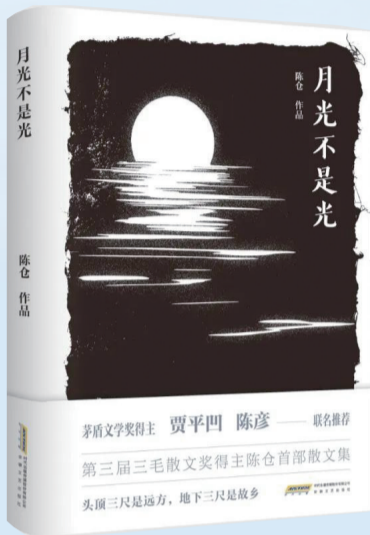
七篇作品，篇篇催人泪下、句句直戳人心，正如在该书中《我是一棵树》获得三毛散文奖时授奖辞所言：作者以沉郁的笔调，以树写人，借树怀乡，假树喻史，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于社会、历史和人性的多维之思，浸润了极为丰沛的体恤之情，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又不乏感伤。

### 《月光不是光》

陈仓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

这是陕西作家陈仓的一部散文集，共收录七篇大散文，包括《我有一棵树》《父亲的风月》《哥哥的遗产》《月光不是光》等。作品描述的是改革开放至今，城乡变迁给身在其中的人们带来的各种情结，是乡愁、是亲情，是对过往生活的依恋，是对当下瞬息万变生活的恐惧与适应。



## 秋天是一本厚厚的书

天津 李敬荣

炎夏的暑气消退，秋天袅袅而来。进入秋天，就像是要捧读一本厚厚的书，里面有许多华丽的篇章，给人以绚烂缤纷又富足美好的感受。大自然从春的嫩绿，走过夏的浓郁，来到收获的金秋。秋天的创作之笔也沉重厚实起来，色彩绚丽，叙事多样，笔法老到。秋天这本书有着最斑斓多姿的主题。捧读秋天这本书，你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和生命的成熟。秋风用手拂过山川，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花果遍地香。秋天的风物那么富有诗情画意，那么温馨可爱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秋天的日子被人们过出了甜美醇厚的味道。

秋天这本书，开门见山告诉人们，一个收获的季节到来了。经过了春的播种，夏的成长，秋给我们捧出了丰硕的果实。天空高远，秋风飒飒，整个田野好似一个天然大仓库，里面盛满了五谷丰登，累累硕果。遍地成熟的庄稼，挂满枝头的甜香，书写着属于这个季节的丰盛和美好。秋天这本书，内容丰富，场面辽阔。秋处露秋寒霜降，秋天的节气次第登场，让繁盛的秋有了更加多样的内容。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，每一个节气都有其独特的性格，把秋天的每一个章节都营造得富丽堂皇，这些章节像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，栩栩如生。他们虽然全都有饱满多姿又相似的外表，却又有着不一样的内涵。立秋暑去凉来，又伴着秋老虎，处暑白天有些暑热，早晚温度下降，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。白露天气渐渐转凉，寒生露凝。秋分秋高气爽，丹桂飘香。寒露露珠晶莹闪光，霜降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黄红色是秋天昭示丰收的旗帜，是大

自然用秋天的画笔，挥洒出的最耀眼、最明媚的画。秋天自然还有凌霜盛开的菊花，傲然绽放着，陪伴我们一路走进深秋里。秋日长长，时光丰盈。秋天这本书意味深长，让我们采摘了春天播下的希望。秋天里，我们忙碌着，收获着，幸福着。秋天这本书，一页一页轻轻翻过，每一页都值得我们用心品读，值得我们珍惜和回味，因为有了秋天的馈赠，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厚重丰满起来。

品读秋天这本书，让我们品尝了奋斗的可贵，心中踏实沉稳。把多彩的秋天这本书，打开来读下去，读出人生的山高水长。秋天这本书，翻开这一页是华美的乐意，是丰收的喜悦，翻开那一页是秋的轻盈和柔美，翻开那一页有花的芬芳和甜蜜。秋，书写的是四季最美的乐意，韵味绵延。四季的秋，也正是人生的秋。中年的秋，少了年少时的张扬，青年时的不羁，变得深沉内敛，犹如四季的秋，收获着人生沉甸甸的成果。

## 捡旧

安徽巢湖 黄全国

说出来不怕人笑话，我常捡儿子旧的穿。太阳帽红绿相间，他戴了几次，放在家，我出门就往无毛的光头上一扣，好得很；儿子的汗衫，各色都有，半新，不怎么穿了，我洗澡后往身上一套，特别合身；羽绒服，酱色的，还是名牌，他觉得有点过时，穿几年就渐渐放下，正好我的不能穿了，就拿起往身上一披挂，哈哈挺合身的；皮带好多条，大头的，带滚子的，带扣子的，总摆在那，我一看，有点旧，样式蛮好，接着往腰上一围，非常时尚；大裤头好多条，半新半旧，红的绿的，他妈洗好叠在那，我拿来就将一双老毛腿往里插，感觉极爽；还有鞋……

说出来也不怕人家知道我家的底子，山沟里娃，小时候不讲吃大鱼大肉了，就是白米饭也是屈指可数，而且先来一大蓝边碗山芋或南瓜或白菜或芥菜或萝卜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干重活，搞双抢，中午送公粮、挖山芋、种麦、种油菜、砍柴、挑水库等等，农村里活干过尽。我那时，才十几岁，长得瘦小且发育迟。穿的是家纺的老布，不是白色就是染成深蓝或黧黑。做外套是那个，做内衣也是那个，褂子也是那个，裤子也是那个，连鞋子也是老布鞋。一件衣穿好多年，穿好几个人。俗语说，老大新，老二旧，老三拿到手就一丢。后来进师范，家里为我做了一件白色的确良，好时髦，学校一日三餐丰盛而油润，身材哗啦啦至175厘米，开始像人模样了。

尽管现在日子好了，可是我总忘不了那时的酸苦，尤其是舍不得浪费粮食，浪费帽衣鞋袜。眼看着儿子那些旧的，有的还是名牌，我就心爱，就舍不得扔，就一一拿来往自己身上弄。我现在捡旧又有了新发展，儿子的旧照相机，旧手机，旧电脑等，也是我拿来就用。

父亲去世两年了，他在时也喜欢捡我和弟弟旧的穿，上山下田，甚至到亲戚家去也穿着或戴着，毫不在乎，而且感觉特别好。三十多年前，我的一件灰色的带拉丝的的卡褂子，我从上师范穿起，穿到工

作，十几年了，还没有坏。由于样式有点老，放在家，父亲以为我不穿了，拿起来就穿着去挖地。母亲老远看着，以为是我在挖地，大儿子回来了？反复喊，不答应，到旁边一看是父亲，哈哈大笑。还有一次黄昏，有个人戴着一顶水红色的帽子，反剪着手，勾着背，缓缓地从那边山脚路往村子而来，村里人猜测，那是谁？有人猜那是某某人外婆，有人猜那是某某人大姨，有人猜那是某某人亲家母……到了跟前，大家才发现是个大老爷子——我的父亲，于是大笑起来。原来是父亲将我戴的旧的开司米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，而且到舅舅家吃饭回来了。父亲1931年出生，他比我不知苦多少，一有空闲，他就讲往日的可怜。他更舍不得浪费一衣一帽。

其实，只要注意观察，不光我家父穿子衣，还有许多人也是。同事老毕工资高，可总穿儿子的球衣，儿子高大，他矮小，穿着有点不伦不类，他毫不在意。人家笑他武大郎，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，尽是名牌丢掉可惜？还有老秦也穿儿子的白色运动鞋，还沾沾自喜，说终于可以穿品牌鞋子了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父穿子衣，往思想深处一挖，从苦涩中过来的人，基因里就带着珍惜，舍不得丢弃，看到浪费就不舒服。所以，父亲捡旧就再自然不过了。

